阮堂集

二

阮堂集卷二

鷄林金正喜元春

文下

全唐詩序序

古者序皆別行書百篇之序古文尙書四十五卷而漢書藝文志爲四十六卷別序言之也易之序卦亦別行居十翼之一而鄭氏以爲詩小序本自合爲一篇別附經後序之不以別行自毛公始蓋爲省學者兩讀而便覽之也故顧歡雷次宗劉炫劉瓛別錄詩序或一卷或二卷書之合序亦自僞孔傳始序卦又

於賁州易解各係卦首如詩小序之分冠諸詩此所以朱先生錄書古經陳氏以爲晦庵所錄分經與序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巖呂東萊吳仁傑稅與權編周易古經極論分編之非十翼原本出序卦亦反舊焉噫古經師家法不明顧雷以下諸復古之本不行於世經文割裂編第移易而世之人狃於習尙便謂古本如此今黃山錄全唐詩諸序別行之蓋爲便覽也然前人之便覽離於古黃山之便覽合於古不獨全唐詩也古經師家法因是復明盡復顧雷以下諸復古之本末必不由於全唐詩序別行而始也

詩稱古訓是式黃山有焉

橘中屋序

梅竹蓮菊在在皆有之橘惟吾鄉之所獨也精色內白文章青黃獨立之操馨香之德非可取類而比物吾以顏吾屋噫藕孔芥子各具世界鍼孔綫蹊大於九州彈棊化鶴無所遮礙彼穹然上覆隤然下載者又安知非一大殼之內也仍系之以詩

謙謙室記

余讀易深有感於乾九三之義顏其居曰惕庵有金鎮恒者過而問焉曰盛矣哉惕之義也先生大人也其將進修於大人之德業也恒小人也於謙有所取焉爲其山高而地卑乃屈而止於下也遂顏其室曰謙謙願先生有以敎之也余曰唯唯否否是非謙也女先作一高之想復設一卑之形又强而下之何謙之有余昔治易得謙之象象曰地中不曰地下見乃謂之象地下有山人誰見之於是學易者謂易有虛象也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夫天中有地地中有

山地在天中臺一點耳山在地中亦不過一拳石一坏土而已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此所以謙之情謙之義謙之象也是以項平甫曰地中有山此實象也世之不懋實久矣如女之言是老氏之學欲依阿於其間和光渾塵爲全身遠害之計也非大易之實象也今女之於世即復一拳石一坏土之微耳始無其高終安有屈於卑而止於下者也吾之所以陳此實象者爲世之不懋實而內驕外謙者戒焉此亦吾惕之義也鎭恒曰善請以是爲謙謙室記

研山瀨記

陶泉在州西十五里許大小十數石砌壘連絡如米家研山圖下有泉流綺廻縠注綠淨不可唾以大癡半幅雲林小景合筆成之他如松雪以下習氣一點不及不過一寸尺之間天然合格盖神山靈淑娟秀之氣都注於此亦不横塗亂抹似若天工之筆惜墨如金又如孔羽之賸碧蜨翅之零金畧畧點綴其含景蓄精示之以艱難辛苦不欲妄施乃如是也始知癡老迂仙輒以半幅小景多寄情於枯淡荒寒之境欲了未了之意殆是同一妙諦秘符世人宜其不知也境有面背人於境背遊衍不知於境面探勝亦可

歎也余過此石皆如意泉必功德善才之參石天不翅過也泉產銀魚官民但捕魚爲樂書此數語以贈村人張啓禮以識今日奇緣以備異時故事以司空詩品作泉贊贊曰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

天然亭重修記 代再從兄作

畿輔新營有亭曰天然亭以池勝池於近都最大且饒芙蓉遂取天然去雕飾之義名亭云然華峴特秀與紫閣控遠勢左右闞起而西城繚白於前白嶽半抹微露城上如佛髻皆於亭灌注拱合爽朗秀媚如

圖盡天然亭之勝又未必專以池勝也畿輔布政營治在敦義門外分路東西新營居其西稍迤而北距布政治不一里而近廵按使携賓僚燕閒遨戲必於亭冠盖之從華覎往來卿士大夫治祖帳迎餞必於亭至若酒人韻侶闘奇選勝分曹張隊攬紅衣而託咏彎碧簫而爲飲拍浮其間流連爲樂夸飾太平之歲亦必於亭是以亭之勝尤顯焉亭刱於　正宗癸丑四十餘年之間時加葺治至于今不廢然歲月浸久棟傾礎圮池亦湮蕪至或侵占爲區廛滿目蕭然過者傷歎余莅治畿輔之翌年丙申鳩材募工鼓營

載經亭室位置無一增益疏池爲一千頃盡返其界環堤而樹之檉柳凡損財千有餘金用役夫二千人始於四月粤六月而工成盖于亭于池務復前規無廢舊觀而已噫余惟管下列邑日來告瘼皆由委靡偷惰不能修舉廢墜否則作其聰明欲亂舊章余於亭之再新益覺爲政作修舉廢墜而已無作聰明亂舊章之謂也亭下有祈雨祭壇今雖廢又畧從而修築之亦無廢舊觀而已並記之

## 仲母淑人鄭氏祭文

維歲次壬辰十月癸卯朔二十二日甲子仲母淑人迎日鄭氏之柩引向于禮山烏石山之先隴前二日壬戌從子正喜謹具菲薄之奠哭告曰嗚呼小子神逌魄喪夫人之德中珩璜母儀光光而一不能揄揚舊哀新慟弸中填臆哀兄孤子病姊乖隔鸞飄鳳泊慘然滿目而又不能暇及有一語可以仰質於大訣之辰者竊嘗聞聖人之言曰衆生必死其氣發揚于上又曰魂氣歸于天嗚呼今夫人之氣必發揚于上歸于天矣亦我祖父母暨我先親仲父暨我二母在

天之精爽歡迎團洽不異昔年伏願夫人明告吾父三載瘴海重圍戴盆貫高穹徹厚坤之至慟至寃且告小子不孝無狀罪戾叢身不足以仰格神天爰惟我夫人左右我祖父母曁我先親仲父曁我二母上訴帝閽扶霧披雲俾出吾父坎險屯艱此夫人在世時苦心血誠必不以揚上歸天而有間也嗚呼哀哉

尙饗

夫人禮安李氏哀逝文

壬寅十一月乙巳朔十三日丁巳夫人示終於禮山之楸舍粤一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夕始傳訃到海

上夫金正喜具位哭之慘生離而死別感永逝之莫追綴數行文寄與家中文到之日因其饋奠而告之靈几之前曰嗟嗟乎吾桁楊在前嶺海隨後而未嘗動吾心也今於一婦人之喪也驚越遑剝無以把捉其心此曷故焉嗟嗟乎凡人之皆有死而獨夫人之不可有死以不可有死而死焉故死而含至悲茹奇冤將噴而爲虹結而爲雹有足以動夫子之心有甚於桁楊乎嶺海乎嗟嗟乎三十年孝德宗黨稱之以至朋舊外人皆無不感誦之然人道之常而夫人所不肯受者也然俾也可忘昔嘗戲言夫人若死不如

吾之先死反復勝焉夫人大驚此言之出此口直欲掩耳遠去而不欲聞也此固世俗婦女所大忌者其實狀有如是者吾言不盡出於戲也今竟夫人先死焉先死之有何快足使吾兩目纍纍獨生碧海長天恨無窮已

## 祭南海海神文

維青龍已酉某月某日干支某十年垢滓身髮未淨尙不敢唐突神明謹具牲醴之品使某甲虔誠祈告于海神之廟曰高人過海百神揚靈海若天吳莫不馴仁藐茲去來 王靈寔依昔貶魑禦今恩環歸於

赫 王靈神且不違祥風一帆安瀾千里利涉太平在神作使敢薦菲悃神鑑垂只

下壇祭文

有湌者魂欝而不上昬潮曉汐萬古沉寘夭矯蟠屈誰與導暢維酒維食昔所飽嗜歆以和風餐以協氣同囿太和庶無祇悔

伽倻山海印寺重建上樑文

竊以大雲普被火宅回凉法月重輪寶刹湧瑞滅三毒而超三界要見歡喜之天現十德而證十門永奠堅牢之地亦𢢽閼陽九之厄金粟增大千之光盖聞

一大事因緣顯妙用於虛空者法海之相續也萬有行功德貫眞諦於塵刹者密印之相傳也是故未嘗顚倒滅增寧有作止任滅七仙揚殊勝之表六祖囑秘密之要廣大之華嚴寶藏玄奧之陀羅聖果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之所影現無邊無量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之所住持正等正覺此圓法珠之三昧妙襟華之一宗者也夫伽倻山海印寺白毫示光東方爲不動智境金髻留像南國竪無上等幢繼釋迦成道之場山王標秀符大乘說經之處地德獻祥在昔新羅哀莊王轉仁王寶輪聖穆妃握天妃金鏡紅流溪八

德之水牛頭張廣施之林攝神匠於忉利天宮儼然
檀旃瑞相弘願力於極樂世界巍乎蓮華寶臺霧欱
霞歕接金繩於像殿波譎雲詭交珠網於香城孤雲
結文字之禪絜家遯迹朗空說菩提之義選塲尋師
種種光中遙抗芬皇火珠之塔非非相處對映佛國
七寶之池爰有麗代舊鏡內典大藏包東山北山之
部該唱吒唱嚩之音佉盧神書玄言無盡毗尼秘笈
白法難窮如如覺後之詮的的西來之意飾之以赤
堇髹漆承之以大廈深簷礎液流甛鑚紙之蜂許釀
屋危嫌汚誦唄之禽禁翔神物護持寶氣充溢在於

震旦無此汗漫不見藏經那知富貴且如殊錫侈於
宸翰恩光耀於禪林唐宗弁聖教之文宋帝留名山
之墨龍章鳳藻旣施外護之玄功羊乘鹿車爰暢
內賜之盛典帝機幹而慧日朗 聖澤覃而法源澄
十方之瞻覩旣尊大衆之皈依亦久迺茲融風起陸
烈焰煬空華觀鷲園可憐焦土天界龍窟盡歸沉灰
法有所不通無賴淸涼之神力運有所適值亦燬慈
恩之金身然而獨留度閣之書不泯持世之具龍樹
之口海波瀾承安玄奘之性門關鍵無恙意者譆出
之警匪偶度化之旨孔彰鎔噴煉瘢爇金剛之智焰

銷邪熄惡煽光音之慧芒所以山狂谷狠不侵接廊之簷玉焚石焦能保溢宇之帙是將標聖諦於現刼宣法曜於無方雖空如來藏碎祖師關猶有不滅者在出斷常坑登眞實際豈爲無明所焚乎哉爾乃悔懺普圓災障隨豁鳩工不憚於裹足發誓並根於信心遂汰慾而淘尤永築功而基福幻華界上板蕩之悲同齎祇樹園中回向之願齊奮銖累靑鳬紫貝粒聚銀粟金星善女信男析貨而贍力宰官居士歸珍而裕工于是理法基襲奮觀回眞照於頽運隨滅卽生握妙圓於隳機由喪復顯整頓三千淨土嚴飾五

百寶樓慈像瞻奇慧路仰異初佛後佛同名日月燈明過因來因悉現百千億妙欄楯幢塔交錯瑪瑙車渠匝環或以圓相或以勝相千燈續燃於一燈或如樹形或如華形彼界復明於此界神衆則妥其幢盖闍梨則安其瓶笻鐵尨苔函古春寶爐香盤舊篆夬見正果之脫惡道譬如瑞蓮之出火坑如是我聞以偈偉唱

兒郎偉抛梁東東方阿閦鞞須彌光妙音金剛勝菩薩最降伏邪魔

兒郎偉抛梁南南方虛空住德雲法慧佛次復須彌

燈文復日月燈

兒郎偉拋梁西西方無量壽精進無畏行及大光大明正觀日沒處

兒郎偉拋梁北北方雲自在雲自在王俱衆生蔭慈覆無心無着故

兒郎偉拋梁下下方名聞佛名光復達摩大放獅子吼撑天竪法幢

兒郎偉拋梁上上方金團天香光大焰肩無上波羅樹襍色寶華嚴

種種諸色相悉從此地現此是光明海此是般若海

此是清淨海此是妙法海此是圓覺印此是首楞印
此是金剛印此是法華印願長住此界此海而此印

# 周易虞義攷

易之彖象及大象惟取義於本卦健順動巽險明止說之德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無不各如其本卦義至明也虞以卦之旁通釋之雖極意彌縫於經未必盡通如履彖曰履柔履剛也虞曰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此謂履與謙通謙上體有坤互體有震坎也然經云說而應乎乾謂下兌上乾也若取義於下艮上坤之謙則是止而應乎坤矣豈說而應乎乾之謂乎豫彖曰豫

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虞曰小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動而成四時又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虞曰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變初至五離爲日坎爲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五離爲夏坎爲冬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又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虞曰動初至四兌爲刑坎爲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爲民乾爲清以乾乘坤故民服此謂豫與小畜通小畜下體有乾互體有離兌也然經云順而動豫謂下坤上震也若取義於下乾上巽

之小畜則是健而巽矣豈順而動乎離彖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虞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震爲百穀巽爲草木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閒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土此謂離與坎通坎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重明以麗乎正又云柔麗乎中正上下皆離也若取義於上下皆坎之習坎則是重險而剛中矣豈謂明與柔之謂乎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虞曰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

時成也此謂革與蒙通蒙坤爲地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文明以說謂下離上兌也若取義於下坎上艮之蒙則是險而止矣豈文明以說之謂乎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虞曰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此謂坤與乾通也然經云地勢不云天行何得以乾釋之乎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虞曰豫坤爲乾離照坤爲懿文德此爲小畜與豫通也然經云風行天上不云雷出地奮何得以豫釋之乎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虞曰謙坤爲民坎爲志謙二

至同成次謙時坤在乾上變而履故辨上下定民志此謂
履與謙通也然經云上天下澤不云地中有山何得
以謙釋之乎

其子攷

蜀才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故讀爲亥亦作箕劉
向曰今易箕子作荄茲淮南子曰爨其燧火高誘注
云其音該備之該該荄同物故三統厤曰該閡於亥
孳萌于子是也五本坤也坤終于亥乾出于子用晦
而明明不可息故曰其子之明夷俗儒不識傳易之
大義以彖傳有箕子之文遂以箕子當五五爲天位

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于易例逆孰大焉謬說流傳兆于西漢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時有孟喜之高弟趙賓述孟氏之學斥言其謬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荄兹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于是施讐梁丘賀咸共嫉之讐賀與喜同事田王孫而賀先貴又傳子臨從讐問薦讐爲博士喜未貴而學獨高施梁丘皆不及喜所傳卦氣及易家候陰陽災異皆傳自王孫以授梁人焦延壽者而梁丘惡之謂無此事引讐爲證且以此語聞於上於是宣帝以喜爲改師說不用爲博士中梁丘之譖

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亦用
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荀爽
獨知其非復賓古義讀其子爲荄茲魏晉以後經師
道喪王肅詆鄭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
之制亡又如晉鄒湛譏荀其子之義而易學又晦紛
紛之說不可以究詰也
明夷之箕子明夷中孚之其子和之鼎之其子无咎
同是一義尤可証箕子之爲其子也

天文考

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五十五

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十二重天最外者爲至靜不動次爲宗動南北極赤道所由分也次爲南北歲差次爲東西歲差此二重天其動甚微歷家姑置之而不論焉次爲三垣二十八宿經星行焉次爲塡星所行次爲歲星所行次爲熒惑所行次則太陽所行黃道是也次爲太白所行次爲辰星所行最內者太陰所行白道是也舊說諸天重重包裹皆爲實體乃細測火星能割八日天金水二星又時在日上時在日下使本天皆爲實體焉能出入無礙故但以重數解之又

不如諸圖解之爲得也然旣各有一圜圜有大小以生高下是又善言重數者矣

日月交食攷

日月在地心所對之線爲實會則在人目所對之線不得爲實會而特爲似會矣○合朔論實會交食論似會實會似會之線在日月本天無度分而全依宗動天上黃道圜十二宮之度分則必當極論會線至黃道之處實會線所至謂之實處似會線所至謂之似處○日月似會之時其距度比日月之半徑或大或等者必無食也小則必食矣愈小則食愈大矣考

之在龍頭龍尾若正當龍尾或與龍尾不甚遠則當測其食否若與龍頭龍尾相遠而月似會之距度過三十四分則無食矣可不必測矣月食則於望日求之月之距度若小於月半徑與地半影者必食也其食之處定在龍頭龍尾之兩旁十三度三分度之一過此則月之行度不相涉而不相掩矣○龍頭龍尾者是日躔之兩界月食所經之處也昔人測日月之食必在所躔之二處而月之距此益遠則距度益廣廣者象收也則其所起所止者象頭尾矣十二宮右旋從頭至尾則左旋而此頭尾二處非定於二宮但

設爲多圖嫌於繁混故止取龍之頭尾以畧徵之也

○每月食三體必在一直線也

距度廣狹實爲月食大小遲速之分故望日之月視其進地影厚處則其食遲進地影淺處則其食速朔日之月視其似會少偏日躔或似會大偏日躔而其故總由日日月遠乎龍之頭尾也望日之月在頭尾正躔則月食至大至深若少偏而躔影之半徑與月體之半徑等則雖全食而卽復若距躔影又遠則食不全也若日雖全食亦不能因月徑之似處小僅能遮日體而須臾便過故但能全掩不能久掩也今欲

知食分大幾何必須定其分數幾何盖西洋取日月本體爲十二平分移此分寸量月所徑之處若日月食十二分有餘者是謂至全至大之食但欲精察不謬月食則究食甚時月道距躔道爲幾何日食則究食甚時月似處距實會幾何○問日食有或全食經侯多而見食多處者或全食而經侯不多而食不在多寸者其故何也曰天文家正據此以驗日有不同心圖

## 禊帖考

蘭亭最難考蕭翼賺蘭亭是千古不易之說然太宗

在秦邸時已有得其眞本之一證此自原本收藏時其說之同異如是及其歐褚臨摹以來歐本卽定武自是歐體褚本卽神龍自是褚體褚本又不止一神龍而已兩摹各不同若以山陰眞迹言之又別矣如桑姜所攷皆偏在於歐摹之定武於褚摹不甚詳及米南宮得褚摹眞影以爲平生眞玩天下第一如論由字云猶見其楷則此又在於褚本而不在於定武者也不可渾稱於歐褚兩本矣又如羣之杈脚崇之三點歐褚之所同至於還之開口不開口歐褚不同太宗所書及懷仁所集聖教序皆以開口書太宗必

從眞本臨書未必學作褚法也懷仁亦從眞本集取故皆作開口之還字歐本之未可確定爲山陰眞影一毫不爽所以歐摹自是歐體者也乾隆間內府收藏爲一百二十本之多會於裕府一借出諸本各自不同有非常可怪不可思議處是又何人所摹翻而湯馮諸摹亦各自一本歟今世間所傳以落水本爲第一而落水本又入於內府矣然落水本是趙子固所收藏而姜白石三本之一白石所證偏旁又未得盡合其證未必專以落水本爲說然定武則一耳三本中兩本又復如何歟以趙子固以上姜白石俞紫

芝諸人觀之今但以落水本爲山陰眞影之圭臬者當復何如也趙之十三跋十七跋等本今已燼殘褚本之王文惠本尙存然王本之原蹟爲領字從山者而亦爲無恒者所易去只其米跋爲眞而已今將何以追溯山陰原蹟定其甲乙至如秋碧快雪諸本並不暇論耳

## 新羅眞興王陵考

太宗武烈王陵上有四大陵邑人以爲造山也凡所謂造山皆陵也鳳皇臺東西造山最多年前一山頽圮其中空洞黝黑深可丈餘皆以石築之盖舊時王

陵非造山也此造山之爲陵一證也志云眞興王陵在西嶽里眞智王陵在永敬寺北永敬寺北者西嶽里也太宗陵亦云在永敬寺北此永敬寺北之所以爲西嶽里也文聖憲安二王陵俱在孔雀趾孔雀趾者亦西嶽里一名也或云西嶽里或云永敬寺北或云孔雀趾同是一地而文各少異也是故知太宗陵上四大陵非造山卽眞興眞智文聖憲安四王陵也文聖憲安俱係太宗後不當在太宗陵上而倒葬之法後人所忌古則不然且太宗陵距四陵雖一麓然稍右而有間固亦無相礙也四山之爲四陵無疑也

余與州之故老數人遍覔傍近竟無他陵驗以地理考之史志四陵與四山之數一一汤合如此噫以真興嵬功盛烈弓劒遺藏泯沒無傳其下三陵又何言也

易筮辨

夫以聖人作易而屢以供人之筮吾疑焉及觀春秋傳諸筮法又與聖人作易逈乎不同吾益疑焉春官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春秋時筮者不知九筮別爲筮法謬悠虛妄私造繇辭以爲占法陳敬仲生則謂其昌於異國秦伯之戰則以爲必獲晉君楚子

救鄭知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穆子之生卽知讒人之名牛是豈三易九筮之所辨者乎惟子服惠伯謂忠信之事則可又云易不可占險此古占法猶存一綫異乎諸術士之談而當時傳會牽合汩沒聖經孔子所以韋編三絕以明易之非徒卜筮之書而寡過之書也春秋占法大謬乎聖人彼辛廖卜楚邱卜徒父史蘇之徒與後世京房管輅火珠林飛伏納甲之法相同豈聖人作易之敎者乎

## 太極卽北極辨

太極北極也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

爾疋曰北極謂之北辰易繫辭易有太極虞注曰太極太一也鄭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爲太一下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卽太一太一卽北辰北辰卽北極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乎四時四時本於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太極卽北極也朱子亦論太極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朱子所論太極之旨未嘗及於北極而凡天地不易之理則其渺然相合如是也

尚書今古文辨上

今文尚書者伏生本也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粊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爲二十八篇以今文字書之故爲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者孔壁本也二十八篇與今文同而析盤庚爲三篇析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爲三十一篇又並泰誓以古文字書之故爲古文尚書也又有逸書十六篇卽舜典汨作九共弃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寳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絕無師說不得傳注者也

梅賾僞古文者今通行本非古文又非今文也眞古
文三十一篇之外有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
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泰誓武成旅獒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十九篇
而太甲說命泰誓各三篇故合爲二十五篇襍厠於
眞古文三十一篇之中爲五十六篇又堯典愼徽五
典以下析爲舜典而尙不敢以二十八字冒入矣齊
建武中姚方興稱於大航頭得舜典經傳奏上其傳
則採馬王注造之其經則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協于帝十二字未得行用十二字下又或有濬哲文

明等十六字合爲二十八字隋開皇初始購得冠於
妄分舜典之首焉又改棄稷爲益稷以皐陶謨帝曰
來以下當之益稷又書序篇目之所未有也盖梅賾
僞古文與孔辟逸書十六篇非止篇數不同而已又
其書已亡而不在逸書中者如仲虺之誥等十篇是
孔辟之所未有也兩漢之世皆以今文立之學官故
漢諸帝伏生歐陽氏大小夏侯氏司馬遷董仲舒王
褒劉向谷永孔光王舜李尋楊雄班固梁統楊賜蔡
邕趙岐何休王充劉珍皆治今文孔安國劉歆杜林
衞宏賈逵徐巡馬融鄭康成許慎應劭徐幹韋昭王

粲虞翻皆治古文始於後漢而古文盛行如此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史記中采用古文說而史公亦治今文者也杜林以下相傳者卽漆書古文其篇數亦不外於今文二十八篇卽孔安國遞傳之本而其盤庚等篇分析小異矣古文說今文說小異矣何嘗有逸書亡書之迭出如梅賾本也孔壁所未及者梅從何處得之絕無師說者梅從何處得孔傳乎南北朝人分爲南北學互相仇敵南學主僞古文唐太宗亦主南學故命孔穎達纂定五經正義遂以梅本立之學官蔡九峰仍之作集傳如馬鄭眞古文注本遂廢無

傳矣自朱子始疑梅古文之僞厥後有若梅鷟暨又

閻百詩惠定宇諸人一一辨明梅僞盡露無餘惟以

立之學官通行千有餘年之故不得遽黜之耳蔡氏

集傳今文古文皆有云云者極不明白集傳不過仍

孔頴達正義本而已卽梅賾所稱古文本也初無伏

本今文之影響所及而忽攙引今文辨論其有無有

若與伏本今文互證者然寧不小子之惑滋甚處乎

設有孔壁眞古文此是古文而已有何援引今文而

並舉對稱也況非今文又非古文卽一僞本也耶

尚書今古文辨下

今文古文不同而今文亦古文古文亦今文也古文
有眞而同者有眞而異者有僞而異而又異者有僞
而異又僞者今文有漢魏以後所稱之今文唐改定
之今文必先明辨乎此而後可以言今文古文同異
得失矣伏書之稱今文以孔辟書之爲科斗古字而
別之爲今文以文字之爲今體也其書亦藏於秦火
以前至漢與出之亦未嘗不爲古文也此今文亦古
文也孔辟書史記云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漢書則曰
以今文字讀之謂今之文字也此古文亦今文也而
今文之歐陽夏侯書佚見於尙書大傳漢石經史記

漢書三國志注三都賦注尚書緯尚書正義者與古
文異此今文古文之不同也孔安國得其書以考二
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獻之藏於秘府劉向校錄此一
古文也安國傳之都尉朝以下至馬融鄭玄傳注此
一古文也杜林得西州漆書傳之衛宏徐巡此又一
古文然安國之獻之秘府與傳之都尉朝與杜林之
得之西州雖各一古文而同一古文此古文之眞而
同也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如古文之載今字作蠢古
文之郎今字作斷朋之假借爲堋好之假借爲敚皆
安國刱爲之並口說各篇大義遞傳至都尉朝以下

而其奇文異字往往見於說文解字許叔重所謂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則說文所載辟中古書存其舊文也馬鄭本安國以今字讀定者也此古文之眞而異也梅賾上孔傳古文與馬鄭本不同此古文之爲而異也自唐以前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旁字部改變經文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王伯厚輩皆見之蔡仲默亦見之其傳中所指古文卽此也

非眞古文也晁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爲書古文
訓此僞而異又異也衞包就僞孔傳本又以今字改
定僞孔本尙沿馬鄭王肅本又經衞包變亂新學後
生並僞孔本亦無從見之此又僞而異而又異也漢
魏人秖有歐陽夏侯尙書古文尙書二目絕無歐陽
夏侯爲今文尙書者漢魏人注漢書多以古文別於
歐陽夏侯如云容古文作㕡台古文作嗣祖古文言
阻隔古文作擊是也晉以後古文尙書盛行始有言
今文尙書以別之者晉末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尙書
作不怡今文曰惟刑之謐哉今文尙書作祖飢裴松

之注三國志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此今文尚書四字始見唐人作經典釋文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作五經正義於尚書則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此漢魏以後始稱伏生書爲今文也唐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衞包改易尚書名之曰今文尚書此唐今文也今蔡傳因衞包改定本將謂古文乎則非安國本並非梅氏本將謂今文乎則又非歐陽夏侯本即一衞包改易之本今秖據蔡傳一書欲考究古文今文同異得失則朱子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也經莫古於尚書經之厄莫烈於尚書今據眞

古文之可徵者正梅書之僞證蔡傳之失今文古文始可返眞矣

## 理文辨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此義最難理會非淺學輩所可輕易下說也當先定理字之爲何義然後乃可的確孔孟以來理字云者惟文理條理義理等數語而已朱子曰理無情意計度造作只是個潔淨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若以此訓看之聖人之心以理究證寧不難言而難曉也又或有理字之他訓或曰天曰性而性天之義又互相窒礙難曉焉所以

此說之極難理會也今以在傳注中而妄引輕說可
乎所以三家邨中講高頭講章之冬烘先生爲樵童
牧竪說都都平丈無非傳注之朱子說而彼何以知
心性理氣之爲何語也是以冬烘謂之𢿱販朱子也
今所妄引又一𢿱販朱子也又與朱子所云此是釋
氏論語非孔氏論語者不幸近之耳

聲均辨

字之聲均亦與樂之聲均相似盖聲與均異聲卽字
之聲均所以均字之聲非字之聲也六書之形聲是
字之有聲之始也字之有聲非止一聲而已以字爲

名取譬相成然後始得爲聲字之爲聲與他制異以
形兼聲故不可離形而言聲也離形而言聲便非字
之聲也江之聲以水而工聲故爲江之聲也河之聲
亦以水而可聲故爲河之聲也雖江河同聲之聲卽
不得爲江河之聲矣今以古雙反爲江之聲乎哥反
爲河之聲是離形爲聲烏可得爲江字河字之字聲
也此於形聲古義不可但以不合言而已孫呂諸人
雖有傳聲之功而聲之混圇淆亂莫如是之大謬今
人遂不得不遵而用之如書之以隸以楷矣雙聲疊
韻卽所以均聲亦非字之聲也今又以雙聲疊韻合

而爲反切尤大非矣如蒺藜之爲茨蔽膝之爲韠似
若古有反切而亦以義爲聲非如古雙乎哥之無義
而爲江河之聲也不可以今之反切謂之古之反切
亦有反切之如此也至如字母出之婆羅門有聲無
義者也又有一節深於一節古聖人六書之學盡爲
淪入於見溪羣疑之中其禍之烈有甚於洪水猛獸
決不可以配之中國形聲之字也而前人皆奉之如
科尺以爲喉舌脣牙齒五聲爲天地自然之聲不敢
廢焉其爲自然之聲者言非不是也古聖人之於聲
必以竹以絲而審聲未聞以喉舌脣牙齒爲聲之原

雖以人聲爲貴必以律和聲而後亦言人聲未嘗以徒聲而爲貴賤上下之分也且喉舌脣牙齒雖自然之聲南北之人輕土重土之人淸水濁水之人各異其聲于何爲準而且謂之自然之聲乎字母之斷不可通於中國之字灼然無疑至如我東之反切亦不可與論於字之聲矣客有難之曰是聲也非金石絲竹之聲又非禽聲獸聲獨不爲人之聲乎余乃喟然曰唯唯否否是惟人之聲聲而兼形者人何以並形爲聲乎形於聲之中合而爲一焉人之聲特於聲通之而於形不能通之也是以字之聲神妙不測非人

之聲所可得以圍之也竊嘗疑洪初堂是戴門高弟丁小疋亦博雅之儒皆於字母終不得割愛何歟江晉三亦明於古聲均之學猶以字母爲說其未盡於古形聲之精義歟自陳顧江戴段王以來聲均之學漸次發明殆無餘藴又有孔氏莊氏張氏劉氏之書同異紛綸然各有好處皆可以懸之日月必有所以定針而折中者矣

書派辨

書法遷變流波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隷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

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
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
之獻之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
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
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
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
板石經尚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
妙長于啓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
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平原古法拘謹拙陋長
于碑牓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覬張芝杜度篆隸八

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猶有存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耳

墨法辨

書家墨爲第一凡書之使毫即不過使毫行墨而已紙與硯皆助墨以相發爲用者非紙無以受墨非硯無以潑墨墨之潑者乃墨華之騰采非止一段善於殺墨也能煞墨而不能於潑墨者又非硯之佳者必先得硯然後可以作書非硯墨無所施紙之於墨亦與硯相似必須佳紙迺爲下墨所以寶墨澄心玉版桐箋宣牋筆又其次耳東人秖於筆致力全不知墨

法試看紙上之字惟墨而已此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以韋仲將亦以爲張芝之筆左伯紙並臣墨又宋時得李廷珪半丸如千金見古人法書眞蹟墨瀋處如黍珠突起礙於指可以溯墨法矣是以古訣云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卽並舉墨法筆法而近日我東書家單拈萬毫齊力一句以爲妙諦不並及其上句之漿深色濃不知此兩句之不可離開是夢未到墨法不覺其自歸偏枯妄論麗末來皆偃筆書一書之上下左右毫鋒所抹毫腰所經分其濃淡滑澀以爲書皆偏枯其所云濃淡滑澀可論於墨法而烏在其筆法

之偃與不偃也混圇無別於墨法筆法但以筆法舉擬豈不偏枯者耶良可慨耳

革卦說

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盖亦革面而已小人旣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

則爲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証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

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旣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 漢儒家法說

漢儒家法大畧有三一曰守師說如易有施孟梁邱費京書有伏孔詩有毛齊魯韓禮有二戴慶氏春秋有左公穀其間文字異同章句錯互各守師傳不相沿襲故趙賓變箕子之訓易家證其非焦贛本隱士

之傳光祿明其異田何之易實淵源乎商瞿毛公之詩公穀之春秋乃權輿于子夏申公之于魯詩張蒼之於左氏並溯沿于荀卿伏生傳今文先秦之博士也安國傳古學孔氏之舊文也高堂傳士禮魯國之老師也由七十二子迄四百餘年如高會之授易仍淵流之衍枝瀆是之爲守師說一日通小學漢儒課學僮必先諷籒書九千字以得其恉意形聲授爾疋十七篇以究其詁訓轉借三年而一經通三十而五經立故詭更正文嚮壁虛造則許愼證其違破壞形體便辭巧說則班固糾其繆漢儒研六經從文字入

研文字從聲形入莫不考鏡于姬卜準則于籀斯雖師承各殊而塗軌實一是之謂通小學一曰明天人之理易家天學即如孟喜明卦氣京房言納甲飛伏鄭君闡爻辰虞翻推消息書家如伏生則以洪範言天詩家如翼奉則以五際言天春秋家如董仲舒則以公羊言天劉向則以穀梁言天劉歆則以左氏言天並上探象緯下明人事經之以八卦緯之以九疇測之以九宮驗之以九數原夫乾坤遘度實萌芽于先秦河洛諸篇乃眹兆于東漢賈鄭何鄭諸家尤精是學大抵原本孔經鉤摘樞要非如後儒守井魚之

愚聞昧圖書之奧旨也是之謂明天人之理其釋經
之體亦約有三一曰以經解經或依經以析理或錯
綜以會文或辨經而按誤如毛詩之箋廣引禮經地
官之注半參王制錯經之誼也由左邸之古經知祠
兵之文誤據魯詩之正字識繡黻之傳乖辨經之法
也一曰以字解經或擬其音或正其讀或改其誤擬
音者古無反語以爲比方之詞如某讀若某某讀如
某之例是也正讀者聲有通借故爲變化之詞如某
讀爲某某讀曰某之例是也改誤者字或由聲而誤
或由形而誤故爲救正之詞如某當爲某之例是也

周官故書必存乎注儀禮古文盡著之篇舉一反三餘可識矣一曰以師說解經如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說見于毛詩子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尸子沈子之說載于公穀傳箋詩之恉半表發夫亨萇注禮之言先引徵夫杜鄭辟後海而先厥河非數典而遺其祖也繇茲家法闡厥微言故用日少而蓄德多稱文邇而見義遠爾雅故經道綱知時務統陰陽通天地人之謂儒故家法精經學明家法棄經學廢謹授受研六經家法不失孔書乃明是爲說

## 禮堂說

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恒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飮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

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焉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孰開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

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喩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嘆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盖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顔淵問仁子

曰克已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敎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

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顔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追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顔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禮

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耶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眞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眞之有哉

## 壹獻禮說

或問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壹獻之禮可以明言而注云卽燕無亞獻者又是何義曰壹獻之禮注云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又士禮壹獻疏云士禮一獻者卽士冠及昏禮鄕飲酒禮鄕射禮皆是一獻也以此注疏語參看似不難知蓋注文古奧疏說漫衍

吾輩讀書頗麤特不能細心看耳夫一獻者士禮也冠昏飲射燕皆以士禮者鄉飲鄉射大夫與士行禮燕禮大射君與臣行禮膳宰爲主人故皆用士禮而又注云鄉大夫三獻大夫三獻之禮則今特不傳而一獻之爲士禮也審矣大抵主人進賓謂之獻賓報主人謂之酢主人先飲而勸賓謂之酬自獻至酬而獻禮始成取飲射燕三禮考之則自主人坐取爵于篚至賓西階上答再拜此一獻之儀注也飲射燕三禮儀卽同而文各小異今冠禮醴賓之一獻亦似不異矣注所云獻賓而已卽燕無亞獻者卽燕之燕字

非燕禮之燕字即一獻之後即行旅酬也疏謂鄉飲
酒未有燕者則非也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
禮奠酬注云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
人舉酌疏云案燕禮獻酬訖別有人舉旅行酬疏蓋
誤以燕禮之舉旅行酬爲燕不知鄉飲酒之旅酬無
算爵亦燕也士昏禮所云饗婦則是饗禮或饗後亦
燕歟又士冠禮注云特牲少牢饋食三禮獻尸此其
類也尸字似爲賓字之誤疏又仍之漫衍爲說蓋獻
尸則主人主婦賓共三獻非一獻惟祭畢獻賓乃一
獻也是以知尸爲賓字之訛耳詩小疋瓠葉似是一

獻禮之詩酌言獻之酌言酢之酌言醻之云云獻酢醻禮成而爲一獻也亦可爲一獻之一證也如有司徹三獻鄉飲酒一獻此士與大夫之別特牲之獻尸三獻者士禮而祭則攝盛故也歟

實事求是說

漢書河間獻王傳云實事求是此語乃學問最要之道若不實以事而但以空疎之術爲便不求其是而但以先入之言爲主其于聖賢之道未有不背而馳者矣漢儒于經傳訓詁皆有師承備極精實至于性道仁義等事因爾時人人皆知無庸深論故不多加

推明然偶有注釋未嘗不實事求是也自晉人講老
莊虛無之學便于惰學空疎之人而學術一變至佛
道大行而禪機所悟至流于支離不可究詰之境而
學術又一變此無他與實事求是一語盡相反而已
兩宋儒者闡明道學于性理等事精而言之實發古
人所未發惟陸王等派又蹈空虛引儒入釋更甚于
引釋入儒矣竊謂學問之道旣以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爲歸則當以實事求其是不可以虛論遁于非也
學者尊漢儒精求訓詁此誠是也但聖賢之道譬若
甲第大宅主者所居恒在堂室堂室非門逕不能入

也訓詁者門逕也一生奔走于門逕之間不求升堂
入室是厮僕矣故爲學必精求訓詁者爲其不誤于
堂室非謂訓詁畢乃事也漢人不甚論堂室者因彼
時門逕不誤堂室自不誤也晉宋以後學者務以高
遠尊孔子以爲聖賢之道不若是之淺近也乃厭薄
門逕而弃之别于超妙高遠處求之于是乎躡空騰
虛往來于堂脊之上窓光樓影測度于思議之間究
之奥戸屋漏未之親見也又或棄故喜新以入甲第
爲不若是之淺且易因别開門逕而爭入之此言室
中幾楹彼辨堂上幾棟校論不休而不知其所說已

誤入西隣之乙第矣甲第主者哦然笑曰我家屋不爾爾也夫聖賢之道在于躬行不尚空論實者當求虛者無據若索之杳冥之中放乎空闊之際是非莫辨本意全失矣故爲學之道不必分漢宋之界不必較鄭王程朱之短長不必爭朱陸薛王之門戶但平心靜氣博學篤行專主實事求是一語行之可矣

人才說

天之降才初無南北貴賤之異其所以有成不成者何也凡人兒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迷之以傳注帖括不得見古人縱橫浩渺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鮮

一也乃幸爲諸生困未敏達蹭蹬出沒於較試之場久之氣色微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雖有才亦覩其所生生于隱屏寂寞之濱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奇[illegible]侅之事未有覩焉神明無所練濯胷腹無所厭餘耳目旣吝手足必蹇三也此三者使人才力頓盡可爲悲傷者往往如是也是故拘儒老生不可無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之文寧復有文乎文之妙不在步趍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忽而來不思而至恠恠奇奇莫可名狀

## 秋風悔心萌論

臣謹按悔者吉之漸過而能悔善補過也然人主不可有悔一日萬幾生民之休戚係焉邦國之安危判焉一事之悔民國已受病矣是以明君哲辟兢兢業業罔敢荒寧何嘗聞勑天賡和之時有可悔之事云乎臣嘗論輪臺一詔武帝之善補過而其漸實萌於秋風三疊惜乎武帝之不能典學也南軒張氏稱輪臺之悔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故善端有時而萌然則武帝未嘗不志學也特不能實用其力擴充此心而稽古右文之政終莫勝其多

欲之私以致海內嗷然幾蹈亡秦之轍若使終始典學如殷宗緝熙光明如成王則承文景富庶之餘澤漉羣黎光垂竹帛豈可量哉輪臺補過僅足救其覆敗而已至於民國已受之病雖繼以昭宣休息安養之治竟難以盡蘇矣 臣 故曰人主不可有悔也盖武帝天挺英毅雄武果斷意之所注靡向不遂移此心於問學勉勉自治湯武反之之效即一轉移間事而堯舜時雍之化不外于此學矣人主一心爲萬化之源故先儒有言曰一念之善景星卿雲一念之差疾風恠雨 臣 故於秋風三疊美其悔而惜其不能典學

也

書訣

書之爲道虛運也若天然天有南北極以爲之樞紐繫於其所不動者而後能運其所常動之天書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是故書成於筆筆運於指指運於腕腕運於肘肘運於肩肩也肘也腕也指也皆運於其右體者也右體則運於其左體左右體者體之運於上者也而上體則運於其下體下體者兩足也兩足著地拇踵下鉤如屐之有齒以刻於地者然此之謂下體之實也下體實矣而後能運上體之虛然上

體亦有其實焉者實其左體也左體凝然據几與下貳相屬焉由是以三體之實而運右一體之虛而於是右一體者乃其至實夫然後以肩運肘由肘而腕而指皆各以至實而運至虛虛者其形也實者其精也其精也者三體之實之所融結於至虛之中者也惟其實也故力透乎紙其虛也故精淨乎紙點畫者生於手者也手挽之向於身點畫之屬乎陰者也手推之而麾諸外點畫之屬乎陽者也一推一挽手之能爲點畫者如是舍是則非所能也是故陰之畫四側也弩也掠也啄也皆右旋之運於東南者也陽之

畫四勢也赦也發也磔也亦左旋之運於東南者也
吾之手生於身之西北故能卷舒於東南若運於西
北弗能也强而行之縱諸惟橫生君子不由也

汲古泉銘

歙泉讀書書香泉香是龍魚之圖八海之文滕大庭
而包柏皇歟且無論杯飲與結繩致人於初素之上
藐然下視蠛蠓龍象

讀喪服徵

喪服徵是不刊之書序文中枚舉諸條具係精確大
有功於禮家但於爲長子斬一條不能無疑其庶子

不爲三年遂正體於上述數篇恐合有商量盖此義
已見於徐健菴讀禮通考秦味經五禮通考二書始
誤於譙周劉智如李良年盛世佐諸人從而和之未
免背鄭義而憑臆說也鄭之所以徵破先師馬融之
義者爲據不繼祖之文賈疏孔義明言其世數鄭義
較然明白夫爲長子斬者至重至嚴服術之中未有
如此服之比例者父母之服猶以恩加長子之服專
以義重此天經地義之不可容以一毫私意者也是
以雷次宗以陵天地混尊親爲說其嚴且重如此也
正體之或屬之自已或屬之長子者俱似有據然正

體若非先祖之正體長子之正體從何見之乎此鄭
注所以當先祖之正體者是不可易之義其稱先祖
者爲長子服之人所自稱而祖字上又加以先字者
又明白若以爲長子服之人爲其長子稱禰以祖云
爾只稱祖亦足何以更加以一先字耶此鄭注之非
自已爲說卽從不繼祖之義演之爲說其稱祖者當
以爲長子服之人所自稱爲定恐是也小記所云庶
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其下連云庶子不爲長子斬
不繼祖與禰也不祭祖之祖字不繼祖之祖字恐無
異同其不爲屬之長子身上又恐無可疑盖此服卽

出於尊祖之義專以祖正祖重而極服之也孔賈疏說之父適祖適云者亦非孔賈自爲之說卽傳來之師說恐不可易也且服術窮於四世爲長子服斬者必繼祖然後乃服祖於長子之身爲四世之數此又服術之窮而無以增減損益於其間也至如適適相承然後乃服之義又至嚴至重此所以其下又有四種之說重爲發明者如體而不正之子雖傳重如服衆子其義嚴且重如是也且體而不正之子今日爲子而體而不正則他日爲祖而亦爲體而不正之義無爲子爲祖而有所異同其子與孫若又服其長子

也恐不可以父適祖適之義同服極服說者以爲以子孫論父祖之適庶而輕重不可也此又大不然此是天經地義特特自在撑柱於宇宙之間聖人所以制服不敢容以一毫之私也豈子孫所以自制其服而服之者也如此之說便不知大義也奚足與論於說禮也哉

書某衲牋

三處傳心俱無明證雙趺一案尤無的確卽不過以意肌造無論錫蘭真身之尙存如菩薩處胎經云如來涅槃後舉金臂覓迦葉牛呞二人阿難以不在爲

答若以雙蹴一例言之擧臂與示蹴似無異同未知於此亦以傳心歟傳於迦葉歟傳於牛呞歟是不可知也又智度論佛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大阿羅漢不欲滅度佛三問阿難而阿難默然不對遂爲涅槃以阿難之三問三不對使佛早爲滅度責以突吉羅罪懺悔若以示蹴爲傳心則迦葉何以佛之早卽滅度爲阿難突吉羅罪歟無上法付大阿羅漢又非迦葉一人而已也又如又佛於示蹴後迦葉說偈以我行道絕向惟恨不見佛爲語其偈語無傳心之影響而以傳心爲牢不可破之大案至以爲殺活齊示云云

此果何據也此所以傳心者無明證也又如拈花一案如慧泉大師以爲大藏之所不見此果何據而如龜谷以下七葛八藤承謬疊訛無一頂上眼人道破寧不可歎

書示金君

右軍所書黃庭經乃漢魏神仙家相傳之法其言精實非如齊梁道士所造內景黃庭經之浮誕也大抵人身鼻受天氣自嚨喉而降下通前陰共有七門謂之虛間五臟之所居也日受水穀自嚨喉而降下通後陰亦有七門謂之三焦胃臟之位也養生家以心

神腎神交於脾地其地謂之黃庭畧與臍相對黃庭
下有關畧與胃腸之交關相對廬間七門此門最要
呼則關開而心氣通於腎噏則關闔而腎氣達於心
此處開闔呼噏調而通身關節無有不調矣關下有
丹田是謂精海神仙家多以心腎交而胎結於黃庭
升丹田之精以養之丹成嬰長至於昇舉然吾見世
之學此者率中道而敗盖此事非離絕人間屏除七
情故不能專精以致成功此一病也神仙不死此達
天之事其人無功德於世何以居不死之壽故必兼
功與行而後成仙行不足者功雖專天所不許此又

一病也若常人第調攝呼噏恬澹以安心戒欲以保
腎差得無病以盡天年斯則可矣

題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卷頭

是書全錄儀禮鄭康成注摘取賈公彥疏而畧以已意斷之因其文古奧難通故並爲之句讀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鸞儀禮注疏序稱其家有景德中官本儀禮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因以監本附益之手自點校並取朱子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續補之編分章條析題於其上今廷鸞之書不傳爾岐是編體例畧與相近案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注曰離經斷句絕也則句讀爲講經之先務沈約宋書樂志於他樂歌皆連書惟鐸舞曲聖

人制禮樂篇有聲音而無文義恐迷其句逐每句空一字書之則難句者爲之離析亦古法也至於字句同異考訂尤詳所校除監本外則有唐開成石刻原本元吳澄本及陸德明音義朱子與黃榦所論經傳通解諸家其謬誤脫落衍羨顛倒經注混淆之處皆參攷得實又明西安王堯典所刊石經補字最爲舛錯亦一一駁正蓋儀禮一經自韓愈已苦難讀故習者愈少傳刻之訛愈甚爾岐茲編於學者可謂有功矣顧炎武少所推許而其與汪琬書云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儀禮鄭注句讀頗根本先儒立言簡當

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又其廣師一篇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乃推挹之甚至非徒然也爾岐蒿庵集中有自序一篇稱尚有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今不在此編中然此編乃新刻之本無所佚脫或是卷又自別行歟

題賈長沙治安策卷頭

誼陳治安之策與其保傅本各爲一書班氏合之而頗有所删倒故以大略起之流涕者二而止載凶奴一事長太息者六止載其三其論畜積爲流涕之一

鑄錢爲長太息之一二事旣載入食貨志故於本傳不復重出

書三州李尙書卷

朱夫子晩年眷眷於叅同契至有崆峒居士注本今此篔簹故事在六十八歲時距庚申不過三數年間矣竊嘗聞之天下有三定理一是治國而祈天永命一是爲學而至於聖賢一是修身而益壽長年皆可以人力致之者也朱子所感發其在於長年之義者歟叅同之大旨與大易相發明坎离匡郭卽與太極圖合又愼言語節飮食徵忿窒欲卽一書之要又首

尾武中間文與吾儒工夫一樣初時立志要勇猛直
前及末後直達天德竿頭更進又要武中間勿忘勿
助御要文其於儒者事互相印合如此朱子所卷卷
亦在是歟三州尙書以此卷覓拙字尙書已入耆社
賤齡亦六十五矣深有感於金丹遲暮之旨並書謝
息箴以報命亦寓以誠以祝非爲字而已老眼暈花
老墨頹唐愧甚愧甚不足爲外人道耳

題權修撰 敦仁 彝齋 虛川紀蹟詩卷後

虛川古速頻路三水之一也金本紀云徒門以西渾
疃星顯僕蠢三水以北開田給曷懶路諸謀剋曷懶

路今咸興也渾曈星顯僝蠢爲三水故三水之號以此以今考之三水之治鴨江經其北虛州在東長津在西名謂之異古今不同也勝國時只有甲山郎仍古虛川府而無三水之設府分而二之自我始也在句麗爲卒本唐時隷安東都護府尋入渤海爲率賓府遼金以來或稱速頻恤品蘇濱皆音之轉與卒本皆一也金史又稱烏延蒲豁奴速頻路星顯河人據此星顯爲三水之一三水之爲速頻尤確盖自廢閭延鴨江北以及三甲皆卒本之地東人以成川當之甚無據也往年李吏部景國出宰成川以是告之盖

歎我東文獻之無徵也今年春弘文館修撰權敦仁彝齋議禮忤旨謫甲山粤四月蒙 恩還述其風土民物甚詳悉如東明渤海之事今已縣邈此實五國鷹路之咽喉而契丹女眞百戰之地景祖穆宗之遺蹟尙有可溯而徒籠古紇石烈之疆界亦可從而求之歟然今修撰生於太平之世仕於 聖明之朝發言皆爲笙鏞黼黻移步不離文石螭砌乃於荒徼絕域之外以顦萃行吟之餘續離騷幽憂之作遇境而感觸者緣情而寄托者如春鳥秋蟲之不可遏絕何也噫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庶幾爲修撰之榮

而吾輩之恥也已噫

題彝齋東南二詩後

歐陽論詩窮而工此但以貧賤之窮言之也至如富貴而窮者然後其窮乃可謂之窮窮而工者又有異於貧賤之窮而工也貧賤之窮而工便不足甚異且富貴者豈無工之者也富貴而工者又於其窮而後更工又貧賤之窮所未能也噫東南二詩所以工焉耳然性靈格調具備然後詩道乃工然大易云進退得喪不失其正夫不失其正者以詩道言之必以格調裁整性靈以免乎淫放鬼怪而後非徒詩道乃工

亦不失其正也況於進退得喪之際乎噫今東南二
詩所以性靈格調之具備焉耳噫進亦工退亦工得
亦工喪亦工所以不失其正而富貴之窮而工異於
貧賤之窮而工

題李石見吟詩處上樑文後

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文章之始起而駢體
之所本也昭明勤選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傳玆科律
莫不掞龍文於當時垂鴻範於來裔明堂斧藻覲書
續而成文階戺筌鏞聽鏗錚而應節溯徐庾正始之
派揚溫李繁縟之調於斯爲極致焉前調漸遙斯風

日墜鈎扶館閣之際鑽研科臼之間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或致無華工謝雕幾簾葉又傷樸鑿雖新格別成古意寖失非復三唐之舊調也石見先生天才特出慧業夙該天吳紫鳳曲折移於紙上丹崖翠壁突兀起於眼前雅與飈流逸情雲上欝神明於五岳激流瀣於三霄非徒搴英香草騰異翠虬而已七曜五雲考其沉博春旂楊柳賁之雅麗其造情也華而不溺其體物也密而不纖故能越六凡超五濁飄飄乎若雲璈之獨奏天籟之自殊焉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

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以玄解之
近運獨造之智已所獨知之處有人所不知之妙自
不覺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下士見之大笑之試味
經堂第二十四硯秋史居士金正喜題

題黃裳詩卷

黃叟以其詩卮園藁來質於余兄弟余曰今世無此
作矣仲又從叟之五十年平生來歷傾廚倒廩而出
之無復遺蘊至以人所稱揚之似杜似韓似蘇陸者
張皇贊道之其於叟之詩尤無以加矣余又何說矣
然似杜似韓是人之同聲而非仲之揶喩也然余獨

以爲唯唯否否杜之於詩混侖萬象雖韓雖蘇陸無以似之蘇陸之於韓亦無以似之也雖人之同聲而比擬之恐太不倫也今叟之詩力追古道別裁僞體在唐如曹鄴劉駕劉得仁之爲之者亦或近之又以爲似曹似劉則亦未也曹鄴劉駕劉得仁之爲詩皆撑霆裂月囚鎖惟異者今叟能撑霆裂月囚鎖惟異可也又以爲似曹似劉不可也似曹似劉之不可又何以似杜似韓也夫曹劉之矯時新體不爲都市豪估者叟特近之叟而近於曹劉亦幸矣叟未嘗於曹劉一詩目力有及其近之乃如此吁亦異矣此又不

足以異之古今上下否是一道焉耳矣

題北狩碑文後

此是新羅眞興王殘碑碑在咸鏡道咸興黃草嶺碑久亡秃髥齋尙書觀察是道宣揚仁風百度俱興潛光幽懿無不闡發乃至蒐訪古蹟得此碑於土中此碑卽我東金石之祖二千餘年舊蹟復大明於世不啻如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而已甚盛事也余嘗得舊拓本證定年月地理人名職官著爲碑考以正海東金石錄文獻備考之誤較今殘石尙多五十五字而其泐損又爲十六字矣眞興王二十九年在中

國爲陳光大二年北齊天統四年後周天和三年後梁天保七年碑之字體恰與齊梁間殘碑造像記相似盖歐陽黑水碑東來以後東國碑版盡摹歐體其夙慕中華自眞與時已然耳

自題金石過眼錄後

此碑人無知者誤稱妖僧無學枉尋到此之碑嘉慶丙子秋余與金君敬淵遊僧伽寺仍觀此碑碑面苔厚若無字然以手捫之似有字形不止漫缺之痕也且其時日薄苔面映而視之苔隨字入折波漫撇依俙得之試以紙拓出字體與黃草碑酷相似第一行

眞興之眞字稍漫而屢拓視之其爲眞字無疑也遂定爲眞興古碑千二百年古蹟一朝大明辨破無學碑吊詭之說金石之學有補於世乃如是也是豈吾輩一金石因緣而止也哉其翌年丁丑夏又與趙君寅永同上審定六十八字而歸其後又得二字合爲七十字

題淸愛堂帖後

陳星齋云唐拘於法宋取意晉韻千秋竟誰辨此爲書家三昧石菴書頗得晉韻當時書家有首推何義門姜西溟趙大鯨者有推王撰山陳香泉汪退谷者

又如覃溪成邸棃山舟王夢樓互相甲乙又如張得
天孔莊谷諸人炳朗一代不得不以石菴爲巨擘其
書厚而能脫入乎古人而出乎古人晩年妙境神妙
不測嘗於劉雲房尙書家壁四面自東至西皆石菴
玉版紙所書字大如小兒手掌又如小兒墨戲盡脫
筆墨蹊逕天衣無縫帝珠互映非人力所可能魄力
特大可以退密可以彌六董香光以後初有耳董書
東人皆眇之或以爲專事美麗是不知董書之如何
者若以東人論之石峰之氣格不能及董十之一卽
東人眼光所未及又何論於石菴哉劉文正書又極

工嘗見所書道德經蠅頭細字與文衡山金剛經可媲美其下石菴細書跋語反有不及之意靈芝醴泉果有本源歟丙辰人日書是石菴書此卷之一周甲也

書圓嶠筆訣後

圓嶠筆訣云吾東麗末來皆偃筆書畫之上與左毫銳所抹故墨濃而滑下與右毫腰所經故墨淡而澀畫皆偏枯而不完其說四破一橫畫似剖細析微而最不成說上但有左而無右下但有右而無左歟毫銳所抹不及於下毫腰所經不及於上歟橫畫旣如

是竪畫又如何濃淡滑澀是在用墨之法不可責之於用筆之偃與直也書家有筆法又有墨法而筆訣中無一影響於墨法者盖但論筆法已是偏枯且論筆法而不分於墨與筆圖圖說去無所區別不知爲何者是墨何者是筆是可成說乎見圓嶠書非懸腕凡書字懸腕與不懸腕無以遁影於字畫之間何可誣也親授於圓嶠之諸人亦皆不知懸腕法筆訣中所以不及懸腕一字也懸腕然後可以言用筆不懸腕何以言用筆之偃與直其深責偃筆亦不知其謂何也麗末來至於國初如李君侅孔俯姜希顔成達

生諸名公無不龍騰鳳翥何嘗有一波一點之偃筆
且如崇禮門與仁之門弘化門大成殿扁額豈偃筆
所可書者也其所云偃筆未知指何人書也且如起
畫伸毫下之利刀橫劖者恐又不成說若令伸毫如
利刀橫劖當另製一種筆如畫工匾筆糊匠糊帶樣
子然後可以中法以今通行之棗心筆無以下手矣
其又云竪築筆者是古今書家所未聞之訣也築筆
者必於趯點處緊接之義如乚是也非橫直戈波諸
畫所可施之也至於筆先手後者尤不可以示後者
也書家所先在於懸腕懸臂乃至於一身之盡力今

云筆先手後又云盡一身而送之筆既先矣何庸更藉於手與身也先後矛盾自亂其例轉沒巴鼻寧不可歎也點法云形雖尖毫皆伸者又何說乎欲以伸毫一法偏施於戈波點畫而最不合於點法故作此牽强之說夫尖者聚而合之者也伸者散而放之者也尖不可以爲伸也伸不可以爲尖也尖伸異體不可相入何以伸毫作尖形也結構者筆陣圖以爲謀畧也雖刀甲精利城池堅完非謀畧無以施措所以書家最重結構自鍾索以下至於近日中國書家有一定不敢易之結構法如左短上齊右短下齊之類

不可枚舉今所云結構者全無着落古人相傳之眞諦妙訣一無相及盖其書於結構一法尤以臆見謬壁虚造醜惡不可狀反乃以歐顏爲方板一律至以謂愍踏右軍不是書之科此何異於武叔毁聖波旬謗佛也此尤先闢者也詳準於右軍諸帖可知吾言之有本者未知指右軍何帖也其云東人固陋不知攷据者秖是筆陣圖之不能辨至於右軍諸帖果皆無可攷据者而直證以吾言有本耶嘗試論之樂毅論已自唐時難得眞搨本黄庭經非右軍書遺教經即唐經生書東方讃曹娥碑未知其出於何本書家

之具眼者直以爲有識者所不應道淳化諸帖眞贋混淆轉轉翻訛最不可爲準況右軍從失郗告靈以後畧不復自書有代書一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外此又有右軍何帖譜以吾言之有本耶其品第漢隷以禮器碑爲最以郭碑爲出後世可稱具眼忽以受禪並擧於禮器至以孔龢孔宙衡方諸碑皆不及受禪不知其何據也漢隷雖桓靈末造與魏隷大不同有若界限受禪卽魏隷也純取方整已開唐隷之漸豈可與禮器並稱反居孔龢孔宙之上也若知若不知殊不可測度耳噫世皆震耀於圓嶠

筆名又其上左下右伸毫筆先諸說奉以金科玉條一入其迷誤之中不可破惑不撥僭妄大聲疾呼極言不諱如是然此豈圖嶠之過也其天品超異有其才而無其學無其學又非其過也不得見古今法書善本又不得就正大方之家但以天品之超異騁其貢高之傲見不知裁量此叔季以來所不能免也其三致意於不學古而緣情棄道者殆似自道也若使得見善本又就有道以其天品豈局於是而已也

## 題石坡蘭話卷

寫蘭最難山水梅竹花卉禽魚自古多工之者獨寫

蘭無特聞如山水之宋元來南北名蹟不一二計未聞王叔明黃公望並工蘭竹之文湖州梅之揚補之亦無並工蘭蓋蘭自鄭所南始顯趙彝齋爲最此非人品高古特絕未易下手文衡山以後江浙間遂大行然文衡山書畫甚多其寫蘭又不十之一二其罕作可知所以不可以妄作橫掃亂抹如近日之無少忌憚人皆可以爲之也鄭所南所畫嘗及見之今世所存纔一本而已其葉其花與近日所畫者大異不可以妄擬仿摹趙彝齋以後尙可以求其神貌蹊徑至於仿樵又猝不可能所以鄭趙兩人人品高古特

絕畫品亦如之非凡人可能追躡也近代陳元素僧
白丁石濤以至如鄭板橋錢籜石是專工者而人品
亦皆高古出羣畫品亦隨以上下不可但以畫品論
定也且從畫品言之不在形似不在蹊逕又切忌以
畫法入之又多作然後可能不可以立地成佛又不
可以亦手捕龍雖到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其餘一
分最難圓就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庶皆可能此一分
非人力可能亦不出於人力之外今東人所作不知
此義皆妄作耳石坡深於蘭盖其天機清妙有所近
在耳所可進者惟此一分之工也余推鹵甚今又頹

唐無餘鸞飄鳳泊不作已二十餘年人或來要一切謝不能如枯木冷灰無復生趣見石坡所作有河南見獵之想雖不能自作以前日所知者率題如是寄付石坡須專意並力更不使此退院老錐强所不强有勝於吾之自作人之欲求於吾者皆於石坡求之可耳